

集部

莊簡集卷十二

宋 李光 撰

奏議

辭免知湖州狀

降授左奉議郎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湖州臣李某奏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某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不候受告不許辭免限指揮到日下起發前去之任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以庸愚久

叨任使夤緣奬拔浸至超踰罪釁横生謗讟洊至銜冤
噤舌不敢自明伏自投閒以来已踰兩稔方强敵憑陵
陛下親御戎衣之際而臣名在丹書屏伏田里既不能
吐一竒策仰裨廟筭又不獲身當矢石以備戎行無路
請纓徒深憂憤今敵既退遁朝廷清明固宜搜訪草莱
延登英傑如臣志氣凋落已試罔功華閣清資既難輕
受名邦輔郡豈敢冒居伏望聖慈俯察忱辭特收渙汗
再除臣宫觀一次以養衰殘庶息多言少安愚分伏候

勑旨

乞薦舉武臣狀

臣伏凖紹興五年三月六日敕中書門下省依臣僚奏請銓量郡守監司遴選縣令及檢會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手詔令内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虚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然臣頃任行朝職事官已嘗應詔令陛下所求益廣中外薦者紛紛而文學之士峩冠博帶布列中外者固已足

用初無乏材之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為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若通知時務矣今强敵憑陵中原板蕩此誠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臣之所薦不敢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材少壯弓馬趫捷武藝絶倫者甚衆朝廷既未嘗録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盜賊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

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制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為一科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徒或為時而出不勝幸甚伏候勅旨 七月六日奉聖旨依

奏令諸路監司帥臣按試保明具職位姓名申樞密院

應詔薦舉武臣狀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平江府李某申準刑部符準紹興五年七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尚書省關臣僚

上言節文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才少壯弓馬趫捷武藝絶倫者甚衆乞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奏令諸路監司帥守按試保明具職位姓名申樞密院令依應上項指揮其間有已嘗按試曾經使喚委有材武通曉兵機及能造作攻守之具之人具列職位姓名如後保義郎李翼見任建康府兵馬監押今年十月當滿忠翊郎方良見在平江府未有差遣承節郎

賀伸見在建康府未有差遣成忠郎翼慶見在江州未有差遣成忠郎孫懋見在建康府未有差遣保義郎韓益效用已借補人朱弁閻肇二人並在湖州未有差遣已上並係守宣城并建康府日已經按試使喚非徒武藝出倫兼忠實可任成忠郎韓恭保義郎李文保義郎李興効用于青盧尭弼已上並係知婺州在將領李進下使喚武藝人材超絶倫輩未知所在伏乞照會施行

乞補外狀

臣孤蹇之蹤才無寸長伏蒙陛下起之罪廢之中回翔
兩郡還寘近列方國家多事陛下宵衣旰食力圖中興
之秋而臣久尸榮禄日負素餐之譏令荆襄兩淮列戍
相望江湖之間各有重臣所以圖中原禦大敵者可謂
有其人矣臣愚素蒙奬憐貪戀恩紀不敢便乞宫祠以遂
閒逸欲望聖慈除臣福建一小郡以自効庶幾拊循凋
瘵消弭寇攘隨事補報仰寛陛下南顧之憂不勝幸甚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宫觀狀

臣近以久冒邇列坐食無功乞閩南一小郡自效伏蒙聖慈矜憐舊物特降詔旨未賜矜從黽勉供職又復累月在臣愚分義當捐軀盡命以圖報稱而臣年齡衰晚福過災生自入夏以來冲冒暑毒素有瘈瘲之疾近輙增劇每一發作狀如中風士友共知不敢矯妄若不早自引退至於職事曠廢支離醜顏煩言既興何所逃罪伏望聖慈憫察孤蹤保全危跡除臣一宫祠差遣使得

訪尋醫藥休養衰殘非徒保其餘齡亦以全其晚節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乞宫觀狀

臣以痼疾發作遂瀝危懇仰干天聽乞除在外宫祠以便醫藥伏蒙聖慈哀憫舊物特降詔旨未賜矜允顧惟螻蟻之微終冀日月之照伏念臣愚惷難移多仇寡與頃自流落放廢中蒙陛下特達知遇出入試用十稔於兹訖無涓塵仰裨海嶽貪冒寵禄浸踰分量可去之義

自知甚明臣之愚陋豈敢妄論古人出處大節直緣福過災生入夏以來舊疾發作自度衰骸終恐難久若不早自引退稍遂閒逸則出入朝班必致顛仆辜負夙志愧辱朝廷伏望陛下施天地之德軫父母之慈待物以誠察其非妄退人以禮必務曲全特賜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在外宫祠臣或未即填溝壑異時犬馬之力尚堪策勵陛下復欲收用雖赴水蹈火豈敢辭難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知台州狀

臣聞命震恐罔知所措伏念臣愚惷無知久塵從列出入內外累試罔功揣分自量合置閒散敢謂聖恩寬大未即棄捐優禮臣隣不忘菅蒯知其老鈍尚使牧民豈臣殞首碎骨所能報稱緣臣初以衰疾力祈宮祠峻職便郡豈敢輕受況端殿秘嚴臣雖嘗冒處本非侍從可得伏望聖慈哀憫孤蹤保全危跡特回涣號庶免煩言所有職名并知台州指揮伏望特賜寢罷仍乞檢會臣

前奏除一在外宫祠差遣謹具狀奏聞

論守禦大計狀

臣以孤蹇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內外浸冒器使十稔於兹布衣衡茅之士遭遇如臣者果幾人哉顧惟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能稱塞臣到任未幾恭聞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誓師兩淮此臣捐軀效命之秋念方抅縻郡紱留滯海濵上之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

乞扈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興空言之誚夙夜憂憤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二其心正士不以險夷易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遽有所畏避哉況臣陛辭之日陛下嘗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緘默臣伏覩閤報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繼聞海寓流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强敵擁兵淮揚宿亳之間坐觀勝敗此其志不淺趙充國之擊羌以殘滅為期孫權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為

喜而方以金人大隊深入為憂昔楊珉問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未嘗與之爭鋒周亞夫深壁以却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馬此皆已事之驗臣觀今日敵人布置必有主謀願陛下勿輕此戰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彼必以精鋭當之而劉麟輩出没光黄廬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

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衆寡不敵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持重而誇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敵計非策之得也臣狂瞽之言曩備數從列方燕閒進退造膝之語所謂萬全

之策者嘗為陛下陳之矣金人往年入境無所得去冬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固已大半異時雖欲復驅衆攻我孰肯為用者此乃坐制强敵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敕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隠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然後廣設方畧出兵邀擊或邀其歸途我得勝算矣偽齊恃金為强金人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復祖宗之故疆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臣狂愚冒昧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謹具狀奏聞伏

候勑旨

乞宫觀狀

臣昨蒙収名復置近列實緣疾疢力祈宫祠伏蒙聖慈未忍置之閑散盡還舊職改莅名邦顧兹恩榮悉出睿斷臣自去年中秋到任黽勉職守亦既累月本過防秋即伸前請兹者伏聞太上皇帝寧德皇后凶問併至號呼寃憤海宇所同臣子之心所未忍言重念臣出仕逾三十年遭逢陛下特達之知敭歷中外十稔於兹頻年

作郡不敢滅裂智慮耗於應酧之勞精力竭於簿書之冗年齡遲暮齒髮頽衰方陛下枕戈嘗膽櫛風沐雨親揔戎律之時而臣衰疾遠守海邦不得效戎行一旅之用中夜起坐如伏櫪之馬雖望風長鳴思自奮勵自度已不勝鞭策矣兼臣自去冬偶得腰疾艱於拜跪緣本郡祖宗神御所在節朔朝謁尤宜恭慎深恐一旦顛躋貽譏搢紳況已過防秋别無規避欲望聖慈察臣誠懇特降睿旨差臣宫祠一次庶幾尚需薄禄保養衰殘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增選臺諫狀

臣伏奉二月九日手詔節文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俾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臣猥以庸虛冒居從列天變如此既不能仰承聖意有所建明又不薦舉一人以應明詔雖陛下不以為罪臣實愧懼臣伏見朝廷自罷制科踰六十年矣士子唯習經義為有司應用之文一旦責以賢良之舉當具詞業繳

進悉如嘉祐故事臣竊謂實難其人又近年以來風俗駸駸衰壞士大夫唯務依阿操求濟之說畏沽激之名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當令號開言路而嬰鱗犯顏者臣固未之見況求疎遠草莱之士如富弼蘇軾之流豈易得哉宜其寂寥而無聞也今朝廷艱難至此極矣陛下親馭戎輅以捍大敵因災異以求直言雖拯焚救溺未足踰其急也若依常格薦士儻或有之俟其進卷稍中程度方許名試又有過閣六論行遣迂緩比至大廷

非假以歲月未易集也此豈陛下今日因變求言之本意哉臣恐或者妄議陛下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雖臣亦竊疑之臣在宣和間初除尚書郎例合進對方是時也權倖當路姦邪充斥臣懷不能已力陳一二弊事首以開言路為說大臣惡之謫臣知桂州陽朔縣事況臣今日蒙被陛下奬遇致位通顯當國家禍亂之後彊鄰偪齊日以窺覘加以天變如此陛下甇然在疚下詔丁寧旁求直諒之士冀聞藥石之言可謂切矣而

臣久稽明詔罪無可逃臣竊惟方今小大之臣百司庶府無言責者既不復論事但時因轉對誦陳言以塞責而已陛下所賴以周知四方利病朝政闕失繩人主之愆違辨臣鄰之邪正者不過三五臺諫官耳自古天子有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遺補闕各四人共十有六人國朝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人專論人主過失夫人非堯舜誰能無過賴諫臣以正救之耳御史者邦之司直專以排擊姦邪為職唐制御史

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故自三公宰執侍從百司力敵勢均一非其人咸得論奏故能排權倖於進用之始折禍亂於未萌之前其任豈不重哉陛下即位以來臺臣諫官預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諫議久虛其位豈大夫懷姦朋比能以忠實事陛下者未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如其不然士大夫未嘗負陛下而陛下疑之是陛下自塗其耳目也大抵人主意向雖一嚬一笑

之間衆得而窺伺之其應如響在陛下所行何如耳陛下用一骨鯁之士則在位節儉正直而萬物吐氣矣陛下用一諛佞之人則在位皆持禄保寵小人無忌憚矣其利害豈不萬萬哉臣久去闕廷身紆郡紱寵禄既優無所裨補重念忠臣雖在畎畝義不忘君偶因明問輙復妄發狂瞽之言仰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惟陛下赦其愚而採聽焉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宫觀狀

臣近嘗罄瀝誠悃仰干天造以衰疾丐閒伏蒙睿慈特降詔旨未賜矜允銜恩跼蹐不敢復有奏陳伏念臣到郡踰年黽勉職守幸朝廷奠安海道寧謐今歳雨暘應期民間豐稔别無掣肘避事之嫌實縁臣素有痰眩之疾入冬以來發作無時曠職事委有妨廢兼近承吏部闗報已除樓炤為代以親老家貧力請補外盛壯之年諳曉民事必能仰副陛下牧養之意若使守待遠闕實非人情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除臣在外宫祠差遣一次

以養衰殘庶幾兩便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諸路月樁之獘劄子

臣契勘諸路月樁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元降指揮取撥應干上供封樁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税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樁辦如此州縣尚自應辦不足令江南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遂致民不堪命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諸路應有月樁錢並許將諸

色錢椿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壠畝之民不至失業取進止

小貼子

契勘諸路月椿錢當時守臣不量民力有承認偏重去處重為民害如撫信二州是也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漕司將逐州每歲所敷不得輙有輕重以傷民力

辭免江西安撫大使狀

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竊以朝廷設諸路大帥内則欲

其衛王室外則欲其禦大寇有推轂分閫之專膺一道兵民之寄責任既重事權匪輕自非一時元老大臣不以妄授伏念臣才力不強智識淺暗徒緣遭遇躐寘近班雖中外之備更無事功之可紀海邦出守亦既逾年最績罔聞日虞罪釁臣已兩貢忱辭力祈閒退聖恩寬大未即矜從念方朝廷艱危陛下親御戎輅之時忠義之士孰不思自奮厲勉効涓埃如臣素受異恩安敢擇地實緣年齡遲暮齒髮頻衰兼素有風眩之疾發作無

時故雖東甌樂易之鄉心知難強而當西道連率之職力豈勝任深懼仰負陛下艱難謀帥之意臣若貪冒寵禄不自引避則臣前者丐閒之章實為矯妄捨小圖大人言謂何伏望聖慈憫臣誠懇檢會前奏除臣在外宫祠差遣一次庶安愚分臣已將郡事交割與以次官迤邐至婺州以來聽候指揮外謹録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漕司撥還本司錢物狀

臣昨蒙恩除前件差遣雖知駑怯難勝職任誠以廹于威

命不敢固辭重惟臣之孫迹久去闕庭伏自陛下遭罹
變故兼臣職守有合奏陳等事臣之區區不敢請覲者
非徒本司見闕正官不敢逗留而干進之嫌人言可畏
曾不得一望清光少申犬馬之戀俯傴受命俛默就塗
已於今月十七日到洪州交割職事訖本司合行事件
已有前後畫一臣已遵依施行外惟是財計一事臣頃
為江東安撫大使蒙朝廷差到漕臣陳敏識專一應
副又蒙賜支給賞銀絹數千匹兩令本司兵馬雖不多

而一路盜賊縱横虔吉等處出沒猖獗實未殄滅及近據虔州申凌貸等結集動以萬計本司遣發將兵收捕出入無時令前安撫制置大使李綱却盡將本司所有金銀錢物繳獻其間官告敕牒錢等散在諸部實未出賣朝廷為見數目稍多既行下漕司盡將應在取撥前去江州椿管府庫為之一空臣到任之初實難措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漕司却行撥送假臣歲月若用度實有餘臣亦豈敢妄費庶幾凋弊之後不至科斂以仰

寛陛下憂顧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劾武登狀

臣伏見武功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武登老謬不才貪猥無耻到官日久全無職任乃與本司人吏保義郎檢㸃文字雷德成交通以親外甥成忠郎姓符人娶其女日夕往来宴飲其雷德成元係白身因先来充常平司人吏驅磨出虔吉州失收義倉米合得賞錢其米即未見收到實數便妄冐於提舉司請領賞錢於紹興六

年九月内將本司給降空名保義郎官告書塡顯屬違
法臣已將雷德成先次勒罷外其武登難以存留在任
伏望聖慈將本官特降睿旨放罷以為貪汙之戒謹録
狀奏聞伏候勑旨

應詔論盜賊事宜狀

本司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三月二十三日劄子
樞密院奏契勘虔吉州管下鄉民間有嘯聚作過去處
朝廷屢遣官兵討捕幷累降指揮立限招撫放免以前

罪犯令安田業至今累年未見衰息理宜措置右奉聖旨令本司專委近上謀議官一員前去逐州體訪盜賊起之因與守臣同共講究討捕招撫之策合如何措置可以久遠寧息仔細條具利害申帥司詳度申樞密院劄本司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依應聖旨指揮差權參議官呂南夫徧詣虔吉諸郡與守臣條具利害其論紛然難以盡浼聖聽臣今擇其可採及臣耳目所見聞者其致盜之因弭盜之策不過擇守令寬傜役而

已守令民之父母所與陛下共治天下者也守令得人則刑政必清差科必平寃枉有所申訴姦贓有所畏戢朝廷之德音必達百姓之疾苦必聞如此雖驅之使為盜不從也今以江西一路言之疲癃老病者居其半謬懦者次之以循良稱者不過一二耳縣令亦然蓋有不可勝治者矣若陛下謹擇守臣責之宰相不問親故使得盡其公忠擇縣令付之銓曹無拘文法使權歸於長貳有以不職及贓賄聞者使各任其責而黜陟行焉如

此守令庶乎得人守令得人而民不安業盜賊不息者未之聞也本路自經金人蹂踐繼以李成曹成劉忠輩驅擄刼掠十室九空其被害比他路尤甚頻年以来荆襄屯駐大兵州縣有月椿之數不免科須百姓避稅役之重不敢復業以舟楫為生者或奪充綱運以綱𦊨為業者則籍為水手差傜例及於貧民營田抑配於上户民不為盜則將坐以待死耳此其致冦之大者不敢不以實聞若其他瑣細措畫如選將材添武尉募土豪等

亦皆可行臣則別具條陳申樞密院取旨施行外臣狂瞽之言冒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吏部尚書狀

臣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尚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衰殘力祈補外往來江浙首尾二年既罔著於事功久合從於罷斥兼臣年齡遲暮疾疢交攻筋骸疲於將迎之勞智慮耗於簿書之冗念方防秋之際未敢丐閒豈謂陛下廓臨照

之明開公正之路矜憐舊物收拾陳人不遺嘗蒯之微復寘鵷鴻之列况天官髙選銓部劇曹豈臣惷愚所敢冒處伏望聖慈察臣誠悃特賜除臣一宫祠差遣庶安愚分以息煩言臣已交割職事見起發至衢信間聽候指揮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叅知政事劄子

臣驟聞寵命驚懼交集伏念臣學術孤陋智識淺短汩沒州縣簿領之間消鑠風波危辱之地年齡衰晚志氣

凋落比蒙名自遐方還寘近列曾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莫副陛下虛懷延佇之勤晝夜以思未知稱塞況今朝廷艱難之際敵使在疆國論恟恟上欲慰陛下懷念父母罔極之思下欲不沮海内忠臣義士之氣則夫令日處廟堂之上從容求濟顧不難哉豈臣愚惷所能克堪令舊德老成俊乂之士布列内外其間望實出臣之右者甚衆捨而不求乃此虛授倘或冒處必致顛危伏望聖慈憫憐孤蹤特賜追寢成命庶安愚分取進止

乞令諸路提刑司大暑慮囚狀

臣備數從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退食之暇閉閤静思念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方兹大暑清宫涼榭不免喘暍而囹圄之間囚人求死不獲其間疾患不肯責出獄吏守視不謹有非重病而致死亡者何所伸訴臣愚伏望聖慈惻然興哀特降詔旨令諸路提刑司限指揮到日遍行屬郡躬詣獄司取索見禁罪人姓名其間有大情已具而小節未完者量情結絶不得滋蔓淹延其見

在獄罪人並令檢會條法掃灑牢房刷盪獄具內有荒僻縣分許令選差諸郡清強官按視庶幾炎酷之際不至橫暴以仰副陛下惻怛欽恤之誠謹具狀奏聞伏候

勑旨

乞宮觀劄子 以亢旱求罷

臣以非才誤膺擢任叨祿既久績效蔑然上之不能弼諧獻替以增主之明下之不能彌縫裨贊以救時之失是至天災流行亢陽為沴仰觀天道俯察人事罪實在

臣雖陛下進退大臣固有禮貌臣若妨賢路不自引避
出入朝列臣實無顔兼臣自入夏以来疾疹交作年逾
六十去死無幾伏望聖慈察臣誠悃非出矯偽特降睿
旨除臣一宫祠差遣以養衰殘臣自令月二十三日更
不入都堂治事臣無任惶懼廹切之至

乞罷政劄子與秦檜不合求罷

臣早来獲對便坐輙陳懇款乞觧政事之任實縁臣材
質駑下無所建明叨冒踰年已妨賢路兼臣年踰六十

齒髮寖衰兩目昏花視物茫昧右膝緩弱步履艱難臣非不欲黽勉職守圖報大恩而默自揣量實難冒處若日復一日譏誚間漸開負陛下責任之誠傷同列久要之好伏望聖慈憫憐孤迹曲賜保全除臣宫觀差遣使得退就畎畝保養衰殘以全晚節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罷政第二劄子

臣昨者輒露懇誠乞罷機政伏蒙聖慈特遣中使押赴隨班奏事進退跼蹐心神靡寧臣竊謂大臣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所謂大臣必能振舉朝綱肅清中外生殺利害賞慶刑威之權歸之人主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然後為稱其職也今臣猥以凡庸久竊重任拱手循默一無所為可謂失其職甚矣臣於此時若不自引去是知其不可而不止也重念臣頃遭陛下更歷中外十稔於茲怨仇滿路孤踪易揺患難風波何所不有獨蒙陛下保全以至今日擢參大政日享厚禄恩榮上及於父祖飽煖下逮於妻孥臣殞首碎胷何以論報若復黨蔽雷

同不為陛下振舉職守陛下一旦覺悟則欺君罔上之罪尚何所逃故臣欲及陛下未至厭薄同列未至傾擠乞臣殘骸退伏田里伏望陛下哀憫孤蹤誠出迫切特許臣解罷職任除臣宫祠差遣臣倘未死亡尚期圖報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罷政第三劄子

臣已兩上封章乞解政事伏蒙睿慈未賜矜允再遣中使押赴都堂治事聞命以還震懼隕越懇誠所迫欲止

不能臣猥以非才誤膺擢用義當同心輔政協濟事功庶幾仰副陛下責任之意今纔小有異同已不為同列所容若復俛默就職但日享陛下厚俸而已則臣平生所守一旦掃地若陛下矜憐保全孤跡使之善退則是陛下天地父母之恩非臣捐軀所能圖報臣無任

乞罷政第四劄子

臣比以老疾請閒已三上封章早來復蒙宣押隨班起居奏事再瀝血誠期於得請伏蒙聖慈察臣懇款特許

臣解罷機政至今未奉指揮伏念臣自陛下東巡即蒙擢任更歷內外已踰十年筋力既疲思自放於田里年衰多病豈復久於人間伏望聖慈哀憫孤蹤特降睿旨除臣一宮祠差遣儻遂微志沒齒何言臣無任

乞罷政第五劄子

臣比上封章以老疾乞宮祠差遣伏蒙聖慈特賜詔旨所請宜不允者載念臣愚陋無知自蒙陛下拂拭拔擢俾預大政雖黽勉職守粗知竭盡而日復一日績效蔑

聞況今艱難之際陛下慨然思欲興起治功以紹復祖
宗之舊宜得英賢共濟遠業而臣學殖荒落智識淺暗
自知不能難以冒處已蒙矜憫許臣解罷機政伏望檢
會累奏速賜施行冒瀆威尊臣無任

辭免除職與郡劄子

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以臣上
章乞解機政除臣資政殿學士與郡者臣本以衰疾難
任機政非敢有欺於陛下實緣臣素有風疾自入冬以

来常覺昏眩醫者李安仁診臣脉一息六七至洪數異
常安仁語臣恐開春不作瘡瘍則是中風之證外間但
見臣步履康强髭髮未至全白便謂臣引疾求去韓愈
謂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安仁今
為入内醫官伏望陛下清閒之燕曲垂訪問知臣不妄
兼臣元係端明殿學士令輔政踰年畧無績效所除職
太優難以冒處恐致人言所有除職與郡指揮伏乞併
賜罷寢檢會臣累奏除臣宫祠差遣使之從容田里尋

訪醫藥若一二年間稍獲平復陛下緩急任使不敢辭難臣無任

小貼子

臣所乞宫祠若蒙俞允仍乞特免謝辭臣祈間之請已蒙陛下洞照今来若復除郡臣決不能往徒至紛紛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矜從

又

臣昨具辭免及祈特免謝辭至今未奉處分竊緣臣

既已蒙恩解罷機政難以久留行闕今欲迤邐起發前去紹興府聽　候指揮伏望聖慈速賜施行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簡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莊簡集卷十三

宋 李光 撰

表

車駕親征進起居表

俯循一札親總六師將廵視於江淮遂廓清於河洛神靈拱護海寓駿奔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睿運乾剛獨持大決思雪父兄之恥是興貔虎之師舉必萬全衆猶一旅至躬忘於暴露期力濟於艱難發軔東吴猶扶桑之

升曉日來蘇中土若大旱之望雲霓遠邇懐徠中外震疊臣欣聞盛舉遠隔清光身繫漢符莫展馳驅之效心存魏闕徒勤警衛之誠臣無任

謝除徽猷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徽猷閣待制知臨安軍府事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臣已望闕祗受訖南國分符已竊江鄉之守西清庀職更參禁掖之聯自慚疎賤之蹤有此遭逢之幸寵綠上出感自中深中謝竊惟内閣之深嚴

實寶先朝之謨訓凡預論思之列必求文學之良宜得英才當茲妙簡如臣者起從寒苦備歷險艱釋隴畝鋤耰之勤守簡編鉛槧之業彯纓入仕但知移孝以為忠捧檄當官已分忘家而徇國惟堅死節豈暇全身頃力守於孤城乃橫當於彊寇外乏蚍蜉之援旁嬰貔虎之羣集衆苦於一身脫餘生於九死豈期末路更踐清塗既陞次對之班復玷藩宣之寄靡容遜避弟切兢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英謨獨斷得駕御羣材之

術有奠安四海之心遂使衰遲有玆僥倖臣敢不益圖後效期稱深恩職列從官猷替敢拘於内外身爲屏蔽糜捐誓矢於死生臣無任

謝知臨安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㫖除臣徽猷閣待制知臨安軍府事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於九月二十二日到任交割職事訖分符宛水曾無善最之稱易守武林疊冒藩宣之寄思欲上寛於憂顧惟知自竭於糜捐祗拜

恩榮彌深惕厲中謝伏念臣受才剛拙涉世迂愚寡與
多仇久處衆嫌之地孤立一意獨持自信之誠頃守孤
城數遭巨寇賴朝廷之威令遣兵將以掃除一境再生
全家免禍盡出乾坤之造曾何絲髮之勞方自媿於罔
功乃併叨於異數進陪從列移守名邦惟吴會之要衝
望鑾輿於咫尺甲兵刓弊城邑荒墟當凋殘煨燼之餘
繼鹵莽滅裂之後有民人社稷既常為退遁之謀無甲
冑蓋藏何以稱拊綏之意倘非健吏曷整頹綱夫豈懦

庸可勝委任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斡旋鴻化總攬乾綱舉法度而賞罰明判忠邪而真偽核遂使至愚之品每膺過分之榮臣敢不肅整營屯撫循流寓使屏翰之防稍備庶警蹕之衛加嚴少期歲月之淹獲展涓埃之效臣無任

除宮祠謝表紹興元年正月八日被旨移守豫章以疾乞宮祠蒙恩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抱疾呼天敢避再三之瀆施仁及物迄蒙寛大之恩釋蹭

方捍禦之勞遂祠館便安之適退循僥倖深切凌兢中
謝伏念臣涉世迂愚禀生艱苦勇忘量力智昧周身蚤
日涖官粗勵羔羊之節頻年出守横當畫鷁之羣積是
驚憂幾成委頓念平時徇難雖肝腦之可捐今茲祈閒
實筋骸之難强力陳愚悃仰叩至慈幸洪造之矜從撫
危衷而感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日月照臨
於人何所不容無物不得其所遂令衰憊稍獲安全小
智易殫況有負薪之疾大恩莫報徒存結草之忠臣無

任

除吏部尚書謝表

職列貳卿方懼黜幽之典位聯八座亟蒙圖舊之恩趣就列以惟恭媿循墻而莫避寵由上錫感自中深中謝伏念臣賦性迂愚受才疎拙孤立一意獨持自信之誠寡偶少徒久處衆嫌之地雖殫千慮無補萬分僅遵唱注之規蔑著品題之目乏山濤之識量詎能激濁以揚清匪毛玠之公方何以正身而厲俗仰荷非常之遇終

懐不稱之憂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徳日躋至仁天覆
能知人有堯之哲不求備得湯之寛知臣有忠於所事
之誠察臣無善自為謀之計老更世故粗飭官箴未忍
棄捐俾膺奬擢臣敢不益思砥礪謹守綱條方聖君嘗
膽之時敢懐持禄惟臣子致身之義期在捐軀臣無任

賜對衣金帶鞍馬謝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端明殿學士仍賜對衣金帶鞍
馬者圖書秘殿既假借於隆名車服㨿章復叨塵於異

數抗辭莫避撫巳難勝中謝伏念臣患難餘生離奇朽質華門圭竇敢希清切之游布褐柴車豈有輕肥之念敢謂聖神之眷不忘孤遠之蹤賚與所加官師知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況施日月照臨智先成務之幾仁得親賢之急過形褒詔深察厚誣既隸職於禁庭復宣威於巨屏舉茲寵渥併及罔功臣敢不仰體眷私益思策厲攷惟德其物之義彌謹臨深遵循名責實之方稍圖報稱臣無任

謝知建康府到任表

臣碁言伏奉誥命除臣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兖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尋具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已於閏月十一日到江南東路界首交割安撫使司牌印二十一日到建康府交割本府職事訖總華省之三銓久慙尸素抗戎旃於兩路更冒寵榮撫已無堪循涯有愧中謝伏念臣稟生窮苦涉世闊疎剽聞前哲之緒言粗識人臣之

大節備論思之職茂聞獻替之能操啓擬之權罔著公
方之譽叢謗譊而銷骨積憂患以薰心雖上無投杼之
疑而臣有履氷之懼忱辭屢貢敦諭益勤拜君命於大
庭欽承德意竊王言於詔綍祗服恩私用勉策其疲駑
庶仰分於憂顧任隆力小感激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天度無私海涵莫測務廣招賢之路協成恢復之功
謂臣樸忠稍知於勤瘁察臣孤立曲被於使令兼撫江
淮之封盡付兵民之寄金陵會府江左奥區承頻年兵

火之餘適千里流亡之後招携懐遠撫循必以寛恩折衝銷萌經畫乃其餘事臣敢不仰遵睿訓益懋遠圖説禮敦詩盖嘗聞於郤縠附衆威敵當勉效於穰苴庶殫犬馬之勞少荅乾坤之造臣無任

復兩宫謝表

臣㝡言今月初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以臣前任江東安撫大使日不合擅支上供内蔵庫物帛充諸軍衣賜特降兩官伏蒙聖恩復臣左朝奉郎依前寳文

闕待制差遣封賜如故臣已即時望行闕祗受訖者投
閒三載深思既往之愆復秩二階仰荷非常之澤恩隆
莫報涕極無從中謝伏念臣舊迹孤卿起家白屋志存
忠孝每先憂國而愛君力赴事功豈暇保身而防患寅
緣遭遇浸至超踰聯八座之清班膺十城之重寄徒竊
無功之禄遂為獲戾之臣賴聖主之達聰無幽不燭故愚
臣之小過不辨自明方釐事之告成荷寵光之均被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深仁善政盛德兼容既大賚於四方

遂蕩宥於多辟致此孤危之迹例叨甄叙之恩臣敢不食蘖誓心飲氷承命奉公守法敢違三尺之文戢吏愛民仰體一人之意勉策駑駘之力少酬天地之恩臣無任

除顯謨閣直學士謝表

錫寵芝函猥竊斡方之任陞華延閣叨陪扈從之聯雖瀝懇以固辭終冒恩而虛受中謝伏念臣才疎寡與學淺無聞周旋節義之大閑唯知許國佩服詩書之明訓

資以事君出際休明浸膺膴仕自獲塵於器使嘗備歷
於險夷外執銓衡罔著公方之譽入陪經幄莫聞獻替
之規頃叨秘殿之崇資俾冒名都之重寄懷印未幾謗
書已聞悵孤根之易揺如拉朽爾嗟譖言之已甚更下
石焉賴聖度之灼知排羣言而復用起從田野付以麾
符僅閱兩時稍還舊列特下十行之札使兼三組之榮
魯是罔功實為非據眷私若此圖報謂何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道大兼容智明旁燭憐臣久侍於從橐弗忍遐

遺知臣粗謹於吏方特加奬用臣敢不益堅素履勉繼前修雨露之澤自天何酬造化葵藿之心向日本自精誠臣無任

謝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於七月十四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分符雲水會無善最之可書易地吳門復玷蕃宣之重寄瞻宸居而甚邇紆郡紱以知榮中謝伏

念臣守道不通師心自信誤蒙簡記浸冒使令謂忠義可以立身而專於事上謂廉勤可以為吏而果於奉公叢衆毁之所歸堅一心而獨往久困江湖之流落頻更牧守之往來粤自小邦遽移名郡雖禽魚之本性樂此自安顧犬馬之微誠終於戀主使筋骸而可强豈繁劇之敢辭况此全吳今為會府頃嘗游宦備悉土風游罹兵火之餘無復豪强之習朱轓入境覺貙虎之俱空竹馬相迎悵兒童之非昔夫何羇蹇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如日燭幽體乾行健御羣材而並用無一物之或遺憐臣志在當官樂於循理察臣老不生事或可庇民遂使賤徵數叨獎用臣敢不勉圖報効益厲操修職在近嚴敢怠忠嘉之告身為屏蔽力求控禦之方臣無任

孟傅賜進士及第謝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五日皇帝御殿放榜臣男孟傅蒙恩賜進士及第者聖君圖治方搜四海之英材童子何知

猥被九天之渥澤恩覃魏闕慶集蓬門中謝竊以下詔求賢本以待寒酸之士臨軒發策實欲聞讜直之言教化以是為本原國家由之而治亂況及當今之急務豈容泥古之常談自非夙負實學之稱曷以仰副虛懐之問臣男孟傳才非茂異識愧淹該束帶效官未歷簿書之任趨庭禀訓粗知詩禮之傳僅踰既冠之年偶齒命鄉之薦充庭上對方懐譴累之憂趨陛唱名遽有超陞之異既塵乙覽遂寘甲科遜避靡遑兢凌失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至大雨露無私念其犬馬之微勞獲紹
箕裘之素業遭時不世被寵非常臣敢不策勵initialsize愚激昂
晚節仰服詩書之明訓益循忠義之大閑勉移孝以事
君庶忘家而徇國守經傳後愧非韋氏之賢能事教忠
圖效晉臣之志臣無任

辭免除叅知政事表

臣其言準尚書劄子奉聖旨除臣叅知政事尋具辭免
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不允者需章瀝懇冀安分義之私

詔旨屢頒仍示延登之寵愚衷既竭淵聽未回重干咫尺之威敢避再三之瀆中謝伏念臣以凡庸之品遭特達之知雖久冒於使令無可稱之績效周旋八郡荏苒十年帥閫總戎已叨重寄天官率屬復拜異恩閱歲月之浸深乏涓塵之可補顧兹忝竊方懼譴呵不圖驟玷於聖知更使參陪於政路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器豈以假人敢自愛於捐軀實深虞於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思用人之賢否實為國之重輕特寢誤恩追還成命誓

堅犬馬之志仰酬天地之恩臣無任

除叅知政事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授臣左中大夫叅知政事封賜如故尋具辭免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荅仍斷來章者天聽甚高雖牢辭而莫獲令行弗反趣就列以惟恭祗服寵靈不勝感懼中謝伏念臣性資愚惷問學空踈立朝惟信於朴忠涉世幾成於强聒更州縣簿書之職徧臺省清切之司譽不足償謗讟之言功豈能掩

罪累之迹方俟瘝官之譴敢期共政之圖幸出非常分誠匪據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參化育明極照臨人無同異而并包材有短長而並用察臣粗知於體國念臣素拙於謀身忘其凡庸超至嚴近臣敢不義之與比知無不為感千載之遭逢戒一時之僥倖居其位食其禄固當盡大臣事君之誼視所以觀所由庶無負明主知人之鑒臣無任

瓊州安置謝表

臣某言今年二月十六日準藤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移臣瓊州安置臣尋於當月二十日起離藤州至三月十五日已至瓊州貶所訖者投寘嶠南採公言而未厭竄流海外據罪戾以猶輕悵來日之無多豈生還之敢望徒懷結戀莫報恩私中謝伏念臣寒苦立身閭閻出仕躬受聖神之眷屢更要劇之除越自從班超預機政而臣剛褊自任顓愚不移器小疾顛亟投閒而置散根孤易拔卒貿釁以招尤顧九死以猶甘雖三

黜而無憾捫心自訟没齒何言空貽歲月之多難逭簡
書之畏尚全視息未即誅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孝
格天堯仁覆物干戈載戢故得百姓之歡心溫凊不違
以盡一人之榮養有如草芥咸被矜容而臣年僅七旬
久拘囚於瘴地行踰萬里更冒涉於鯨波伏望憐臣奉
事之有年憫臣廢黜之已久稍回眷遇曲賜保全大明
中天庶容光之必照時雨及物幸枯枿之再生永依樵
牧之羣以畢桑榆之境臣無任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

十年遠徙猶冀生還三黜愈嚴未知死所驚魂失據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性實顓愚老益頑鄙遭時遇主妄有意於功名抱槧懐鉛本無稱於翰墨年齒衰晚志氣凋零久雜處於黎蠻唯歸依於佛祖每師蘧瑗深悟已非敢效鄭人妄議朝政而臣子孟堅平居里巷不擇交游怨咎横生語言妄發納官贖罪罕逢國士之知下石反擠近出鄉人之手仰恃神聖之眷未加斧鉞之誅恩

重命輕咎深責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擴日月之盛明憐臣嘗冒近班念臣頻更繁使年同絳老宜久辱於泥塗罪比虞翻盍永拘於海島捐軀無路沒齒何言臣無任

量移郴州安置謝表

久拘海島已為終老之期亟徙近藩復有再生之望恩深難報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賦性顓蒙天資狷淺孤忠自許獨立無朋邇列冒居本求協濟榻前論事豈敢

雷同仰憑聖主之當陽不顧權臣之在側果遭竒中卒蹈危機飄泊一身遷流萬里黎蠻雜處魑魅為羣二子喪亡全家隔絶寄隻身而無託撫孤影以自憐敢謂聖慈俯矜愚昧察其老死之無日示以歸塗之有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剛躬持慈寶聰明不作而百度自正神武不殺而萬國咸寧遂令菅蒯之微均被雨露之潤臣敢不益堅晚節誓竭愚忠行步龍鍾莫展驅馳之力壯心消隕難陪帷幄之謀欲酬隆天厚地之恩但

有銜環結草之報臣無任

狀

申都督府乞令耿進屯池州狀

勘會池州正臨大江與江北舒蘄等州相對最為控扼

昨來李彦卿屯泊韓世清一軍劉洪道屯駐崔邦弼等

諸頭項軍馬防守劉洪道將帶崔邦弼等前去建昌軍捉

殺蒙差下王進將帶所統人馬池州防隘今來王進一

軍已蒙朝廷差充都督府統制官其池州即今並無軍

馬守禦緣防秋在近及據池州申舒州界見有盜賊出沒作過不可闕兵備禦今照本司所管軍馬內王冠一軍已依朝旨發往廣德軍防隘及張崇係樞密院水軍并李貴小張俊係要於建康府邊江把截應援使喚外有水軍耿進一項人船今相度欲遣發前去池州防托江岸檢準都督府四月四日劄子備奉聖旨逐路見今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許聽節制緣本司軍馬係聽都督府節制未敢擅便起發伏候指揮

申樞密院乞令王進依舊屯池州狀

契勘池州最係緊要控扼之地諸處潰兵不時侵犯不可不屯重兵以備守禦今來王進已勾赴都督僕射相公府充統制官本州守臣葉煥雖已到任本官别無兵馬竊慮緩急不可責以必守今来王進已到本府與其相見亦願且在池州屯劄除已具狀申都督僕射相公伏乞指揮且令王進依舊統制軍馬就池州防托委得兩便伏乞指揮施行

小貼子

契勘江池二州新差文臣某劉紹先王進却令赴都督府某竊詳朝廷之意本慮紹先等已為守臣恐勢不相下令則不然二州皆財用窘之之處若使文臣為守以撫養百姓武臣為將以捍禦盜賊各自兩便伏乞照會

啓

上館職啓

伏審給札禁林校文天禄來副朝廷之妙選是為儒者

之至榮蓋圖籍祕藏上帝名之冊府而賢能萃聚前古謂之道山豈徒搜羅文章翰墨之流實欲涵養輔弼公卿之器真材獲用公論攸歸伏惟其官文拔國華識超物表著左思之三賦少作已工讀黄香之異書晚觀益博果膺睿奬入践要塗夂為鴻漸之階佇見鵬搏之運其方靡籌領猥辱緘題斷木在溝知朽株之難斵明珠照夜覺蔀屋之生輝佩服之私敷宣罔既

荅婺州文代傅龍圖啓 崧卿

期年報政方興襦袴之謠一節趨朝亟奉絲綸之寵顧慙朽質獲踵後塵恭惟某官識洞幾先學窮蘗表早年馳譽即有志於事功壯歲立朝益奮身於忠義一昨提兵靖冦承詔禦戎免胄以入賊營開門而納降將士民蒙賴異翁子之還吳父老歸心陋相如之諭蜀笑談亂定指顧功成比自鄉邦擢臨近輔欲壯藩維之勢暫煩經濟之謀唯聖主之深知方須獻替雖斯民之切戀寧許挽留佇聞麻制之行即秉鈞樞之任

知建康府謝宰相啓

入陪從列謬參八座之聯出領藩條連委十城之寄顧慙疎拙積冐寵榮竊以江左名區金陵會府兼河山表裏之勢號股肱藩輔之雄虎踞龍蟠徒仰帝王之宅蜂旗虎幄既為戰伐之區羣偷屯結而未聞蕩定之方百姓流離而曾乏招懐之策非得邁倫之士曷収經世之勲如某者質本駑駘學惟糟粕奮身一介受任三朝第知直道以事君所愧矯情而鎮物寅縁遭遇寖冐使令

此蓋伏遇僕射相公功業冠乎古今忠信行乎蠻貊旣
隆寬而博愛亦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弭風波之險
鹽梅調鼎曲成品物之和致是迂愚有兹僥倖其敢不
仰遵廟算俯究民情外圖疆埸之事幾内訪閭閻之疾
苦上酬洪造次答已知

與越守綦内翰啓崇禮

伏審顯奉宸恩榮開帥閫玉堂金馬輟從内相之聯皂
蓋朱轓聊假大邦之重恭惟知府内翰寶文身兼數器

學洞九流道德安强折衝千里之外文章爾雅追還兩漢之餘欲分東道之憂暫出北扉之直弼諧之任雖舉朝野以共期康濟之懐顧於内外而奚擇第方切淵衷之眷或不容煖席之淹行有峻除送登揆路某頃塵從列獲厠英游姓名尚隷於刑書竿牘敢通於記室兹緣天幸適此里居因得自陳懇欵之誠庶幾少見依歸之素

回葛待制啓

投閒三載分老於田閭假守一麾遽分於符竹方㳂簡書之始未遑竿牘之修敢謂撝謙過形襃借撫存甚厚銘佩可量恭惟宮使待制學際道真才推王佐以儒術緣飾吏事早著能聲以文章粉飾皇猷夙推雅望屬此艱難之運方深俊傑之求閒館珍臺久徜徉於物表黄扉紫闥行密勿於政途某猥以庸虛謬當委寄流風未遠有善政之可師積弊難除豈惡聲之能掩庶加策勵仰副獎知

回漕使張郎中啟

三年去國徒勤仰斗之誠千里分符未遂趨風之便箋題猥及銘佩可量其官敏識造微通才周物任兼中外允資經濟之謀職總輸將兼舉澄清之志蓋將整齊將士之紀律豈特周知金穀之盈虛方著休聲佇膺顯擢其屏居陋巷起奠大邦雅素不忘先累繭重滕之問褒詞過厚發殘荄枯枿之榮

回湖州交代陳侍郎啓與義

三歲揆閒分老江湖之上一麾假守職還侍從之班顧惟疎拙之蹤猥繼仁賢之躅退循忝冒尤劇兢慚伏惟某官學貫百家身兼數器文章爾雅追還兩漢之風道德淵源根極中庸之學早踐揚於華貫浸騰踔於英躔當聖哲馳騖之時實儁乂功名之會輟自承宣之地暫司封駁之聯金馬玉堂即還舊物黃扉紫闥遂聽新除某猥以庸虛獲相先後長牋加厚有踰褒衮之榮短技易窮終負續貂之愧

回常州鄭右司啓

屛跡窮閻稍逃謗議分符便郡獲借餘光未遑竿牘之修遽辱音塵之及故情弗替朽質增華伏惟知府右司器業宏深性資夷粹清名雅望衆推獻替之才紫閣中臺嘗贊彌綸之務念斯人方急於惠養故名流暫假於藩宣行被峻除即還要路某衰頽已甚智術無堪但思平易以近民或跂循良而比迹

知平江府謝宰執啓

雲水分符方安踈拙吳門易守遽被陞遷釋湖山清曠之居當舟車奏集之會雖恩榮之過分顧譾薄以難勝伏念其智不足以趨時用非長於涉世徒縁遭遇浸冒使令每懷報主之心敢作容身之計羣嚚横議衆毀交攻一去修門再歷歲時之久三紆郡紱不離江浙之間訖無善狀之可稱第懃救過之不暇敢冀曲加奬與力借吹嘘寵驟至以若驚命已行而莫避諸惟僥冒實有夤縁兹蓋伏遇僕射都督相公盛德格天元勲蓋世内

隆寛而博愛外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弭風波之險鹽梅調鼎曲成品物之和致此孤蹤屢叨殊奬其敢不虔修職業勉策疲駑儻蒲栁之餘年未塡溝壑庶涓塵之薄效粗報生成

回張虔州柔直啓

海國承流方上投閒之請江鄉命帥乃叨分閫之榮知餘論之見私撫微衷而增愧恭惟某官議論風生智略輻湊竭誠心而為國秉直道以事君息盜安民已傳渤

海之政運籌決勝方施圯上之書行令流殍之餘盡復耕桑之舊顧如衰朽實賴庇存悵郡紱之見縻望鈴齋而徒切

知温州謝丞相啓

三載投閒自放江湖之上一麾假守遽膺符竹之榮祗服恩私徒增感愧伏念某趣操不足以合乎流俗學問不足以望乎古人徒以一介無能之身遭逢千載欲治之主頻更事任屢致顛隮補劓息黥久冥心於禍福彈冠

結綬敢妄意於功名不圖矜憐猥見推擇鬷明之於叔向或假片言越石之遇晏嬰蓋緣一見夫何疎賤初未忝承輙肩古人驟辱知已幸流言之昭洗知公道之顯行既還侍從之聯復玷承宣之寄過都請覲獲瞻天子之光叩閤承顔始識汾陽之面謂拔茅而引類在推轂以薦賢遂令惷愚有此僥倖此蓋伏遇僕射都督相公以虛心而收天下之助以直道而答明主之知斤斧衆才如良工之無所棄姸媸庶物若定鑑之不可欺眷此微

生獲歸鈞播其敢不勤求民瘼思報國恩詔令是遵首務農桑之勸教條不擾庶期獄市之虛

回餘姚知縣啟

伏審夙擁華軒將臨治境奉九重之綸綍分百里之江山視事云初依仁竊幸恭惟某官行實著於閭里風采聳於搢紳戢吏愛民固已兆四時之和氣樂善忘勢又將障一世之頹波賜以長牋假之餘論詞源甚博獲窺雅健之文寵借過優用作衰羸之寵

回宫使妻察院賀正啓

寅統發春孟陬紀朔順協履端之吉宜膺出滯之祥恭惟其官經德不回誠身有道浮沈里巷有渾俗之真涵詠詩書懷自得之學敢論大事不畀小官天道好還佇奉惟新之命帝心簡在行聞求舊之除

回邑宰賀正旦啓

一氣回春大簇贊陽而出滯三陽交泰君子體仁以長人惟與時以偕行斯考祥而視履伏惟其官誠身有道

經德不回莅事惟能信忠嘉之有相履端於始宜福禄之鼎來某方久隅於鄉閭阻前趨於賔謁永言傾頌第極鄙悰

答陸氏求婚啓

人倫之重禮尤謹於婚姻家道之成義莫先於夫婦恭惟令嗣第四承務江南望族業詩禮以傳家而某第三女子林下素風愧功容之無取辱叙鄉閭之舊特勤媒妁之言籧篨載臨葭莩有託幼能遵教已聞孟母之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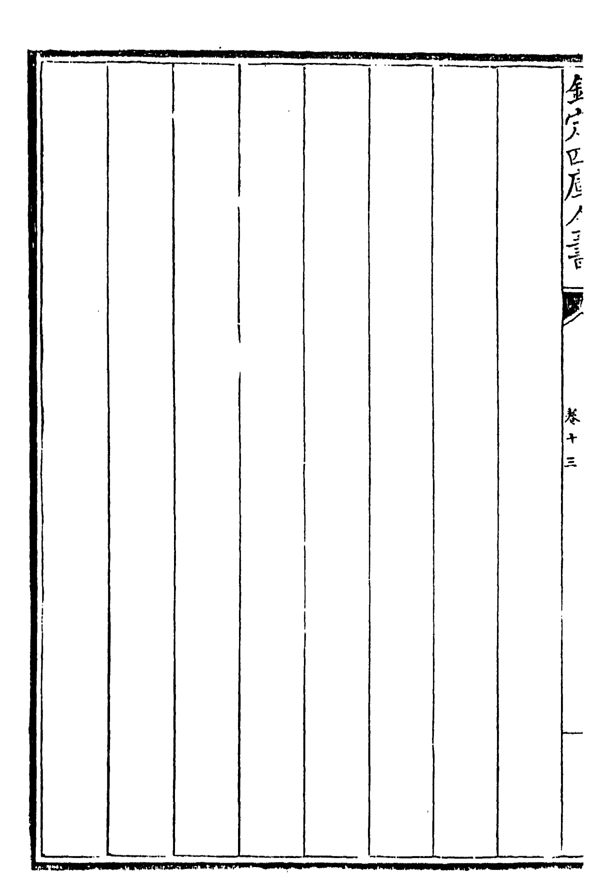
長必大成庶遂甘公之志後漢周謙字恭祖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甚悅因許與女夫人怒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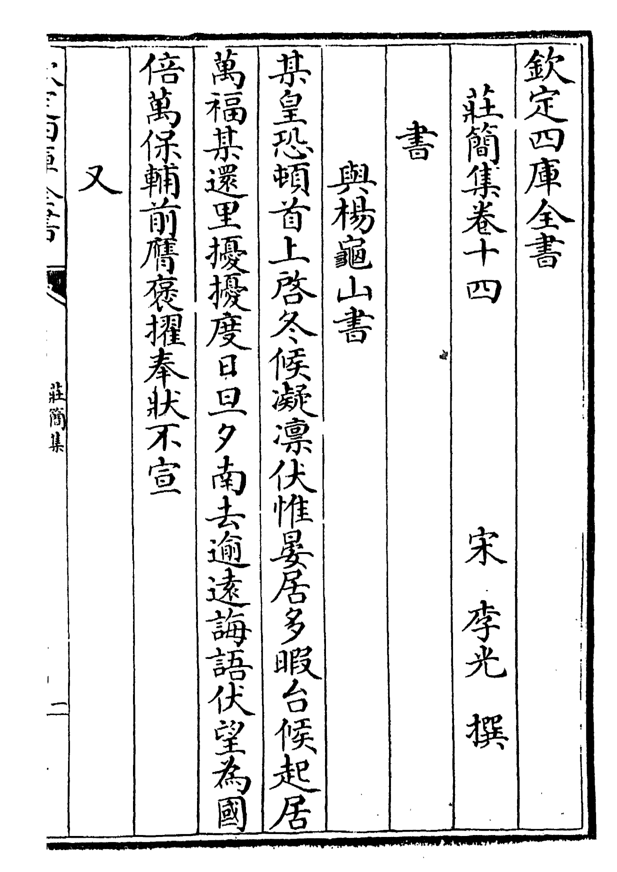
答潘舍人求婚啓

三十年之莫逆豈云勢利之交四千里為流人敢有婚姻之請顧衰宗之藐爾仰風義之凜然伏承令姪承務詩禮傳家雅服過庭之譽而某第五女子功容無取粗安姆訓之嚴豈謂未替故情曲敦夙契通家已久尚煩媒妁之言投分益深永有子孫之託

謝孔倅啓

竄身二紀已甘終老之期恩詔四傳遂有生還之望伏蒙某官俯憐老朽曲軫窮塗賜以好音錫之品物坐實常滿不空文舉之尊罍家學有傳肯墜伯魚之詩禮退量譾薄曷副褒揚感愧之私敷宣莫既





莊簡集卷十四

宋 李光 撰

書

與楊龜山書

某皇恐頓首上啓冬候凝凛伏惟晏居多暇台候起居萬福某還里擾擾度日旦夕南去逾遠誨語伏望為國倍萬保輔前膺褒擢奉狀不宣

又

某皇恐頓首上啓宫使待制老丈台座某再拜某八月半離水門一路幸無留滯偶到錢塘阻風潮到越已十月矣治行間以曹氏來迫女子親期既不可挈行又難委之而去不免且草草發遣已定此月二十日成禮三五日大歸不肖取二十八日登塗雖隆冬南去料須稍暖似浙間三男子皆令就學委之兄嫂此行正如行纏衲子平生故人多在南方老丈果遂省墳亦有瞻見之幸喜可知也

又

某再拜老丈還里生計料只如昔毗陵供須能如昔否某亦若貧近又有女子之役章其壻知義不相望亦不曾舉責謾恐知之李樞必見之其昆季誰同行南便一一示報

又

某皇恐再拜某不孝罪逆幼失父母稍省事即遊走四方今章通籍朝端而墓隧之銘未立人子之心誠不自安中前已累托二令嗣以孫大臨所撰行狀拜呈欲干老丈一言以信於後世想今

少間願章實念來使廹行復以姻事逼廹未盡所懷伏冀矜察

與翟公巽書

某咨目頓首再拜知府安撫内翰台座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自越赴召至杭八月一夜值軍變逃避民居凡五日稍與人接乃聞衆軍獨不剽薛昻家意欲請昻領府事以求招安昻畏避不出賊勢日熾至硬刺平民擄刼婦女衣冠之族尤被其辱某兩貽書昻乞援福州金陵例權領府事昻第皆賊兵環守不能達至十九日昻

猶遲疑又得寄居官列狀同請方肯就職已而憲漕兩司遣承議郎趙子璘入招安賊須黄榜乃受命又得左右提兵叩城親與士卒同甘苦賊既素聞左右恩威始大恟懼直至月末始受高士曈補官文字昴謀遣其與方袐監等四員押第四頭項陳青詣秀請士曈入城撫定之九月三日見士曈於秀士曈雖善遇青而遲疑不進其嘗以大義責之且言左右涉大江入不測而閤下號節制乃遠在數百里外適得黄榜赦令到士曈乃行

未至杭三十里閭羣賊遣迎狀相屬城門已開其等先
士曈之閭里人情已帖然賊兵皆免冑解甲賊首陳通
其三沈安其六葉軒以素隊郊迎士曈於新橋士曈不
約束從者稍捽辱之以刀拍其背搜解其刀環仍奪其
繫巾金環羣賊忿怒疑陳青責已盡掠其家貲殺其妻
而因之新憲周格至猶望其徑入初八初九連遣父老
僧道往城外妓樂城内候其入已而聞格暴戾怒罵其
弟杞羣賊大憤城内人情惴恐賊首來昂第凶悖殊甚

使羣刀手擁其及趙子璘及齋黄榜使臣於庭下欲殺久之乃免但使其與子璘及方元若皆處薛昂第晝夜賊兵七十餘人白旗子十七人防守廵邏仍釘其後門事勢危甚十日大耀兵十一日賊出兵刼鮑貽遜為鎗仗手所敗幾擒其二楊貴者殺傷甚衆是日閶外兵攻湧金門賊衆併力往救使人呌呼百姓詐言外兵屠城刼使挈水救火續傳火息兵退又傳湖上小舟載兵不可勝數倉皇盡召諸賊往救至未時又傳兵退然賊衆

大懼達旦奔救呌呼廵警不敢息而其徒紛紛出怨言百姓强刺者亦望官軍破城立降旗下某等不勝欣躍意謂翌日外兵必大集連日繼攻則賊破必矣已而寂然無聞十四早聞賊出餘杭門欲刼兩憲某等意謂兩憲既不肯入城且已交鋒必引中軍據要害且檄鮑所統鎗仗手為聲援而士瞳皆不然至午間忽傳擒士瞳殺格城中士大夫驚駭之極其日賊衆兇焰尤熾闔城生靈不保性命至十七日聞羣賊出臨平昏夜不回次

日乃知臨平大掠罷飲於酒坊炊未及熟聞鮑兵在長
河欲來討擊遽引歸是日微雨道滑自相驚恐棄甲而
遁三鼓乃入城次日大恐却有就招安之意適會秀守
趙叔近遣使臣以檄書來招遂欣然從之數以文書往
來至十月二十日昂復召其等往秀請叔近速入撫定
四日至秀五日叔近行事必可濟其等不復往矣自去
月初士曈懦怯格暴戾無術遂致平民二萬人為賊所
剌南廳十九萬緡為賊所費妄散倉米十數萬石折燒

民居數千間塗炭一月不可形狀招安遂成於叔近所以就招安者初畏越兵終畏鮑卒十七日追襲之威也竊惟執事以名臣守郡控制東南威名遠著二浙倚為長城羣賊情狀所宜盡知是用粗述已事布於左右其崎嶇避難凡六十人僅存單孑一身自告勅料歴等皆未知所在方避難時相為命者獨左右所遣虞候孫昌一名耳至今相隨其他皆為所虜亦已甘心矣冬候頓寒伏惟保重不宣

宣城與屬縣官書

本州近緣戚方賊馬已破寧國人情恟恟日夜望公提兵來同守禦久之不至何耶今再遣節級去若諸頭項令不體察亦當重有行遣不得已也胡宗符亦能捐軀深可憫惜其子不來何耶鮑琢子先與被授發回庶慰往者之意聞其家貧前日稍輟已俸不知衆官有應和者否不欲强率之也此間止是牢立寨栅併力守禦更不出戰二公可那一人星夜部領前來近報車駕旦夕

欲來此幸甚幸甚餘非面莫究不宣

又

某頓首彦恢教授權縣達之權縣今日石大博來議車駕移蹕宣城來早復行但戚方人馬廹境失旌德保甲之助殊覺費力累往起發事勢乃如此可笑也昨日御營司已有勑榜使臣親往馬寨必不敢猖獗若能便喻頓首星夜發一半前來則不肖恩臨許久亦足以少償其心也但城中士卒雖寡人人用命氣亦粗勝更得二

公部轄外應如解倒垂也早來道任行令面説其詳是

時賊方叩城其勢可畏今日自早及暮數處攻城其實

不過千四五百人餘皆婦人巾裹持鎗仗技止此耳賊

勢累挫射死中砲不及以門扇棺木來攻城皆用大礮

一放輒殺數人此乃天神所佑早便燒斷橋并木塔等

處夜來城外一火而盡今日更燒天寧此賊無糧并人

衆無著身處此時若得公糾率精勇三四千人晝夜掩

至彼必謂從天而下況大駕欲移蹕得全一城其功甚

大此非不肖虛語也馬吉已受君命書來甚順同此封呈切切勿疑亦欲作咨目干馬來援正恐與鮑相妨千萬以君父為念州府為郵速與同來真解倒垂也達之意不殊此今日道任自行在來議移蹕事旦夕必有大兵來可喜可喜馬賊亦不侵犯公能星夜前來應目下倒垂之急如何如何

與程伯寓書

其踈賤偶當郡寄適四郊多壘之時流亡嘯聚無處無

之到任即值防秋修城壁治軍旅皆非平時所學者然
今已兩時粗有次序若內地少寇可保無虞所患者敵
人耳今大駕遷幸平江村公擁兵駐建業此固未為甚
失但未聞諸公經營兩淮防遏大敵山郡雖有區區入
衛之意莫有繼者此間料揀保甲得精勇堪披帶可及
萬人呂公祖相應副得空名三十道且盡智竭力保護
之中春乃力求去依舊宮祠徜徉山水豈非素志耶未
由一見握手道舊臨紙慨然餘冀自愛不宣

又

某頓首伯寓司業賢友某再啓中春丐閑凡八月中秋蒙恩出守方幸承除即日就道庶幾一見故人銜觴道舊夫何旬時既改東陽旋有六官之除凡兩月間奔走千里十月盡方抵行在擾擾不可言旦夕復移蹕臨安孤拙無補深愧游舊何以教之近下詔求賢羣公交薦長者想不能久外臺也更望為蒼生一起幸甚子駿子賤時時相從促膝把盞未嘗不奉思也公他時不免一

來種種望見諭若來武林則不肖亦单騎可同寓也樓仲暉近亦至但日來傳冦頗熾恐不多上游依大駕為少安也葉李二大帥物論恐不足信如何子駿獨留親覲不允其意似可見念非老友孰能贊一請乎伯紀亦常得書天下果無事使此英傑老死可也若聖主真欲經畧中原使海内有忌才蔽賢之嘆亦可惜子賤雖不遠一夏懶惰不通書旦夕遣人也

又

其二十一日得省劄不許再辭固難久稽朝命又廹於諸友鐫諭豈敢不行但職任終恐難勝然已分一死久矣本且單騎之官適此間又以徐文故連日不靜至殺人於通衢雖是黨緣假託其實緣烏合之衆遂不可蹤跡韓世清揀退者又盡帶行其已决意與骨肉偕行建康事勢其大者不過兵與食耳若未到任便劄脚與朝廷理會錢糧則是建康又產一光世也以此且欲徑赴任先生禍福與一門同之小舟暫駐北關稅務前公能

與子駿書至相見庶幾展盡餘非紙墨可旣

又

某行役已次於潛儒生以單身統衆日夕危恐得兵卒一路不擾流言不至朝廷幸已大矣前途未知能勝責任否乎胡正字傳示戒勑之語公之愛我厚矣此行亦無與晤語者胡亦止留於潛若帶行非獨累他亦累我也程致道遽出亦可怪言者似非宣諫文字因風望示諭制誥遂虛席可乎子賤必膺妙選仲暉必有成命須

保護勿使小人讒間其間某本二十八日行適麗人今早到連日又徐文軍變蓋世清兵欲殺文以叛韋而覺早遂擒五十餘人斬訖踰城散走者數百輩蓋當時就糧之謀深可笑大藩積二三萬斛便恐陳腐何耶不肖定初二日行蓋老幼無託又人情恟恟若往建康便作過冬計不若便以自隨耳吕公淮甸之行氣象方盛蓋沿江三帥保守家計渡淮入洛經營中原此兩段商量㕓幾萬全若不守江專欲深入非萬全之計此不肖區區所見始

終守此不可移奪也道任得先與指揮乃佳葢坐守差遣於進退非是爾如何

又

其連日以都督來一番擾不可言趙不忙前鋒殘三縣僅得六十餘此數百人者皆入北投降夜來報崔增作前鋒先來建康矣呂公疾勢已少損但食飲久不進非老人所便此責任匪輕所將止萬人以巨師古為心腹虛聲既不足以威敵實備又無以禦冦傳子駿諸人書

來悉有顧削職投閒之語此間倚督府如泰山事乃可
憂如此劉光世亦偃蹇恐自此益難駕御耳不肖在此
備員實愧初心諸郡悉應辦呂相不暇兩漕司自到此
並不見面今皆徑趨督府屯兵萬衆嗷嗷待哺誠無以
為計旦夕亦哀祈於朝乞一閒慢處以自效耳淮西獨
王抓角者往來亳壽間出没作過乃葉少蘊無事啓之
其實不足畏呂相來必遣人擒捕所患今冬敵人來侵
前日見朝廷紛紛謂劉豫嚴守備此何足道臨安連火

此非小異星家謂熒惑今正在東南固為我宋之福言熒惑所在兵不能犯此兩干戈不入之證也然此宿性察朝廷少有過失必示災祥若緣此得人主恐懼修省退小人抑姦倖專意任用豪傑庶幾轉禍為福耳大駕久在吳會或謂衆賢皆南人無復經理之意但便家鄉耳建康形勢如此不早圖興復日復一日尚何待耶若大駕到此則淮南自然屯重兵敵境自然窮促豈當惜此三二十萬耶此豈前日崇飾臺榭之比耶公前所繳

誠當亦各行其志使漢王長王漢中項氏豈遽亡耶望公更熟議之使大駕來不肖當過廬壽間耳潘子須以南榻處之庶幾無得而辭耳若泛召恐以親為解也江端友以所知累見丞相欲以為郎何遲遲耶近見乞出一章難進易退理所當然今日可憂之事不在敵國特在廟堂耳聞政局首及吏員及宦官皆有所裁抑此固在所先然外間所傳已闗然至於堂吏及六部取會知幾之士必知正黨自此傾矣彼方呼吸羣凶傍挾悍將

雖不為清議所容至於宣溪兩路流播敵境有崇寧宣和所不欲為者葢韓姚諸妻皆聚於毘陵卒伍能竊笑之如此而使在廟堂總百寮何以示天下此修政所當議也公所排擊之人偃然坐政事堂棄老父而提挈少妾以出如此而欲望治不亦難乎仲暉未及奉書修政一事不可不加察天下大勢如此乃欲一一裁抑首及權倖天下清議孰曰不然亦當斟酌輕重先後之序量而後入毋使小人得以為資也呂丞相離行朝六十日

一病不能到建康而返防秋如此非徒無益其為害甚大淮西晏然又合肥邑屋如故中原人心苦於金豫卒斂其望接應甚於倒垂之求解近見吕丞相送到奏草乃止欲以千人屯壽春僅同兒戲中前葉少藴遣王冠幾二千已上人宿州城内見之解體云我本欲歸據南兵寡弱如此定不足恃胡武回文甚有理大略恐汝不能接應徒重罹殺戮耳今吕老欲以千人往不若不遣之愈不肖此論大不同今若又立異同則又取怒姑任之

耳事勢有可為有可憂若不容我屬展力旦夕亦且病發狂跡朝廷不放歸田里則死耳終不能坐見困辱也車駕欲來又不預於淮西作屏翰如傅子駿欲往又不遣止以無糧為觧不知賊兵過淮已復脚忙手亂雖有錢糧將誰守乎淮西營田粗有倫理今年大稔若不遣人守宿毫間則是前日借貸種種皆委為盜資曾不若不經營之為愈也吕老本無定議又不肯用人之言止是我能我會誤朝廷者必此人不肖身號大帥今既有

都督一事不可為漕臣直相憑陵如陳敏識輩吏文中一語稍廹便敢移文請問到任五十日方識其面甚至諸軍半月無糧而尋漕臣不見面不欲喋喋于朝廷者益欲勉强了一職若盡以上聞是生一秦耳萬事不可盡言不肖亦欲且乞宫祠葢如前所陳實有不可為之勢也所喜獨樓子稍遷江子忽還爾潘真勇决葢近年學佛之功也久不通右相書因見為言曲折前者因二公書别紙諭令日事勢若大駕止在臨安終非有為之

地得捐一二十萬稍葺行宮畧示經理之意兩淮生靈必漸復業所在小盜知畏戢耳不謂便作申閫行下若乗此機會得翠華順動豈非協中外之望非如前日營繕池臺崇飾苑囿為觀遊之美然吾友所見亦是一說豈為不美但慮未能明吾區區之心耳知已得外補既繳駁不行理自當出況今日事勢得脫身刀劒林中豈非全身之大耶但恨公前此相挽為建業之行今乃先我而去不無悵惘耳得子駿書亦憂深況吕老多病前

日前鋒潰去今已擒獲臨安駐蹕氣象終不勝願公審思自古未有如此而可興王者漢高祖豈肯長王漢中令中原謳吟思宋此今日機會不可失得一二十萬可以一毫不及民建康旦夕便可興復若公回鄱陽自專人奉書茲不詳悉

又

某頓首伯寓侍郎老友某師還已次近境一行幾四千餘人所過雞犬不驚庶幾仰副九重保護生靈之意度

初十日午間可抵城外單騎同親事官數人徑入直舍曲折併須面稟承諭具悉張令才士也但選人未用陛陟沈肇雖遲鈍而學問性質甚美雖處以館職或書局可也公何以知之頃不曾見之亦不通書江子我不肖薦之右相半年矣恐是左相疑其迂濶然此人實奇士但前詔使所放苗稅實過當蓋嘗歷州縣又在朝日淺未能盡曉然亦安可以此遂棄之也茲見除一紙即官乃不見姓名使人悵然也潘子賤出守桐江奉親之計

於潘得之矣然惜此人物使朝廷不知令朋友間屈指可數如潘者幾人不肖輩正可奔走州縣一二勝友異時遠出閼庭謗書滿篋孰與辨明乎此乃區區私情至於拾遺補過見事風生今朝路豈復有此人乎可歎可歎知公累有繳駁流俗尚同久矣孤立一意惟公一人耳進退去就之間想已素定但正士稍去非朝廷之福耳其孤跡前已決意丙問幸得之獨蒙開諭鐫戒至五六而不止遂無可脫去計矣與老少日夕在顛危中但

業已至此譬如乗舟遇風已到大洋姑任其所至耳潘
子亦求去甚力親老不為無詞末由欵見臨風悵然塵
外佳章殊為奇特陋室增輝矣承示壽星賛藹然祥慈
孝友之風三復嘆仰又蒙見索鄙句豈敢績貂輒不揆
作數語資一笑耳近詩不暇盡録輒令小兒寫呈此非
老友不敢出也某去夏兩被召命繼還舊物方具辭免
間俄有與郡指揮方江左紛擾時假守宣城知不免矣
車駕益東金人入境進既無生退亦必死遂與血屬同

守孤壘偶幸獲全朝廷不察又付以大邦此乃長老喋鱉之義然君命嚴峻莫得而辭但職名非敢當耳武林被害甚酷金人退腳踰半年為政者專為退遁之謀城池荒蕪市井蕭然盎瓦礫場中欲建立官府又劉開府為大使魯紆為漕臣欲以空拳加之掣肘蹈禍必矣相望千里何時握手道舊區區所蘊非此能悉

又

日來時時得浙西諸友書諸友極有意向進若乘此時

移蹕建鄴亦是機會近見詔書乃用孟庾申請回臨
安此恐小人探伺而爲之也廬與江陽桂廣皆已除帥但
惜似矩遠去耳魏矼馬承家皆以章罷必知之張柔直
林少伊皆引赦叙此似封雍齒顧如老友負天下公望能
以閒耶傳潘書問往来不絶江元壽已除司農廖用中
正赴行在今日爲腹心之患者獨一王居正蓋起初受知
於宗尹宗尹黨稍稍在當路耳右揆經理疆埸事往来淮
浙四大將並在鎮江岳侯来日至矣李伯紀請入覲已

允旦夕亦至此公進退前無古人然其區區為國之心則可恕矣江西湖南大饑朝廷餽餉且不繼何能賑給窮之事事可憂雖促膝握手未易言之子賤已丁憂然上極喜其為人以告就賜且賻以五百緡宜何以報之仲暉率一二日相見故人可以語心者惟此郎爾民俗有大利病顧時以見告雈發見尋寘闕子駿數言之上意未解令子駿去僕獨任其責昨日又言之左相矣某承乏又已七八月衰頹倦遊非復往日思自放於田里如瘻人

之不忘起也但國勢方艱時事如許未忍求去然行藏出處大節所系月末且申前請或幸全歸而歸庶保晚節耳

與時宰書

其再覆敵其久在兵間其謀精密必出萬全去冬全壁而歸我師暴露國用匱竭坊場秋租盡行預借技盡於此民力已疲今冬金若再入其勢必張所謂萬全之策莫如儲蓄財用廣募將兵守兩淮之衝據長江之險今已是春季俛仰之間便迫防秋安得不汲汲冐瀆威嚴

不勝皇恐其再覆

與張德遠書

某再拜上覆某不能多作楷字前幅輙令兒子代書不勝皇恐某孤踪歷落可笑想曲折不俟縷言自夏初即丐去以得鈞諭五月當暫還因遷延以俟一見既未可期而其日有職守懐不能已時時妄言投隙抵巇者因肆無根雖一時宴譚嬉笑之語無不聞者自度禍至無日矣因遂决去就不復計較利害不知相公能察其區

區否乎恭惟相公慷慨大節勤勞王家恢復之志有古
名臣之風孔明周魯輩不足道也其陛辭之日自謂遠
闕庭卒未有見上之期因復論説今日大臣可屬任大
事者無踰相公上亦宣諭天生此人為朕中興輔佐之
語公為上所倚重如此欲禦外患而掃兵氛必先擒大
公至正之道上合天心下協人望然後謀無不成事無
不就萬一胸中尚容一毫之私引用親黨布之要路隂
為不拔之計任用朋邪倚為腹心之助自古及今亦鮮

有不顛覆者其自還朝既荷諸公汲召本意深欲以公心直道賛助一二每因進見有聞必言有言必盡而或者反用小人之説妄意測量至疑為躁言指為立異是豈真知其心哉伏自相公還朝海内歡慶日來過當事平時指為行府今多寛除百姓知休息有期矣江浙今歲大稔國事濟矣豈非和氣感召天意昭格乎大駕進發定何時兹事體大尤宜謹重伏計廟謨已定非外間所得盡聞也

與沈元用書

子韶書已領近附家問去矣别紙所喻尤荷軫念有骨月之情銜荷何言郴州纔一通書然亦何足與深言近郡探劉敵使兩番踵至已關報姓名似非妄傳其到此已七八月間與兒子粗安家在萬里雖鐵人石心豈能忘懷自收三月一日書至今未得音問北望心折也平生鑚故紙不透習氣難忘姑以此度日若能宴坐超然何以加之今夏江漲平地五六丈跧伏小舟七月一日

復還故廬頽垣壞壁幾無人理今亦少安矣偶得建茗數器見絶勝念鑾鄉無與享此輒以奉寄治下多名賢巨公燕譚之餘可資清啜勿以塵瀆為罪幸甚張丞相寓治下度公必能極意周旋之其以竄伏遐徼名在丹書不欲以書問累之公因相見煩致謝悃

與張德遠書

某自庚申在會稽通問記室南遷以來動靜累人與一世人俱相忘矣然於門下未嘗一日忘也連於二廣為

最善地氣候與湖南北不殊想侍奉國太君知甚適國太平生學道已悟大乘則與世間種種夢幻皆遊戲事耳況又令兄致遠徽猷左右親側骨肉團圞海內重望惟公一人願益加保護終見天日其老矣自度不復見公矣偶陳令歸臨賀云因事到連州此人真實決不至失墜因託致此幅紙

與趙元鎮書

頓首再拜上覆專使伏領誨翰備詳曲折欣承即日鈞

候動止萬福某郊居一向癡頑度日瓊士間有可語者叩門即與終日但不可使念起耳釋氏謂念起即覺乃知諸佛亦不能忘念也聞自重陽後開葷甚善以血肉補血肉與金石之功懸絶導引吐納量力為之勿使至倦此間靜中工夫大勝與俗子往來前此風雨凄冷兩日又煩熱可袗絺綌惟祝以道消息佇俟旋復之命不宣

又

某再覆烏葯適有天台附來者輙納數兩又容南烏葯

本草以為最勝但色微赤而磨之香味殊佳併納少許
可擇用之然醫家欲如猫矢者為上亦在八陳之數久
留無害也近日郡中就桂府置到生葯名色亦多公要
用切須盡批數字來闕者亦可府中買也章其入獄二
十許日遂卒益不堪其入也乃趙漕案發得滕人書謹
繕呈可知其詳也瓊守康寧未聞起發度冬至後可至
謫居與州郡了不相干沒興中何所不有徐自然念道
已是可人豈有强狠暴戾過此者乎皇恐頓首上覆

又

近因吉陽兵還上狀必以呈達自至節前到今凡拜六書并附生葯皆未知浮沉相去若不甚遠但再隔重溟音問便艱阻如此況去鄉萬里乎良自憫嘆春暮炎酷如三伏惟頤神養性康濟有道即日鈞候動止萬福某屏處郊坰與兒子茍活朝夕海外雖苦炎熱既無關山之限風氣曠蕩却免瘴烟若能放懐憂患之外不起歸歟之心庶可度日但此心未能頓忘耳竊聞鈞體自去

冬以來小有不快今喜勿藥良用欣抃憂患中惟此心清涼可以敵彼熱惱諸人並未聞有檢舉者要自有時節惟天道好還踈而不失但乞寬免即膺新渥不宣

又

要生藥可託朱令專人來此買雷州轉海無期若自累萬安陸行却有定程月不得北耗靜江書問亦久不通十二月十三日見一兵過去從福唐來附宅上信物客人所販物郡中一切放免今得公二月十九日書猶未到何邪恐海上亦有

假託者不可不察也

又

皇恐頓首上覆春後數拜狀近復托吉陽專人度無不達但去冬數書附生药者竟不知浮沉即日大暑伏惟燕坐清虛衛生有道鈞候動止萬福其與孟博寓此苟度朝夕萬事皆非偶然死生禍福固已前定一切任之孔子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蠻貊行乎蠻貊觀此數語雖釋氏千經萬論豈能越此亦願

相公常作此觀勿起一念異時方知得力耳閒居欲致一物不可得今年荔子雖盛而郡中收買烏衣家至自五月半後已不可得前此相知所餽皆佳者偶得此烈日曬得千顆輙以奉寄已七八分既香味不甚減更令見日色或剥肉雜以乾糖罐盛之可少留也真千里鵞毛恃眷愛敢此率爾李軍判忽告行作此紙未能盡曲折幸望深察不宣

又

頓首上啓近領重午所恵真翰知前書皆達矣不勝欣浣李軍判行奉狀度已呈視覽日來連得雨少解煩藴伏惟燕處超然神明所相釣候動止萬福某年來衰頹今歲經此大暑殊覺疲苶蠻鄉無與晤語但時蒙恵好音慰孤寂耳何李二子竟逐矣一紙輙浼呈可見大畧惟冀若時珍重不宣

又

某再覆今歲暑氣異甚自入六月時得急雨清風夜輙

颯然有秋意想鈞體自此一成輕快有病固當攻以葯石然不若調飲食使日中二餐如意乃康濟上策也白樂天所謂食後一杯茶茶罷一覺睡此是要法日長無事未能如方外達生之士宴坐納息若於一經一史隨力探閱亦是消磨日月之術比之聲色不有間乎張全真輩晚年皆玩意聲色六七年間死者繼踵不下十餘況紛紛之徒如半刺君又不足掛齒牙也静觀衆愚如蛾赴火良可哀憫未易具言吾徒當直忍耐如丹田灼

艾過後亦得力耳蒙别紙垂諭解易不勝皇恐僕平生不以文字取知於人雖公久在相府未嘗致片言求知左右况三畫之妙前有胡程諸大儒解釋一掃漢魏以來諸儒拘礙象數之學能通此者已是佳士况敢落筆著書取笑天下乎自度嶺海無所用心實嘗留意於此晝度夜思時有所見到𢹂偶已終篇正以無朋友琢磨之益未嘗敢以示人乾坤二卦易之領袖嘗見前人解釋不以類求多斷章取義如小象文言所釋不附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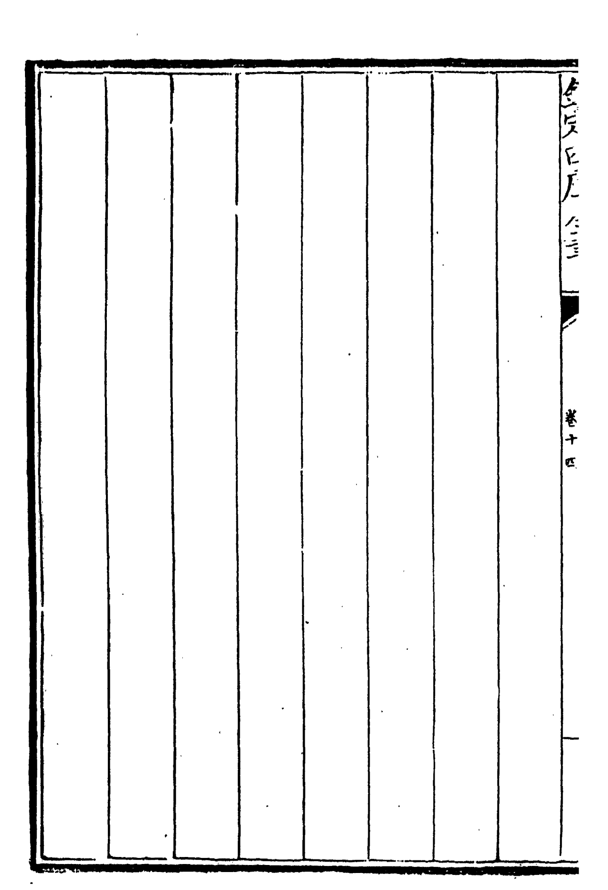
則一篇之義都不貫穿既稍出巳見未敢輕出須俟異

日面呈以求筆削餘卦恐有補於今日處患難之道如

困蹇等當俟後便寫呈連州不相聞久矣渠以母老畏

禍甚不欲累之不若相忘之愈也何鑄計議不知何事

去日行至今未回并乞知察


卷十四